**學院派時代開始了？**

說到近來全城熱議的香港電影，一定非《10年》與《樹大招風》莫屬。這段時間，民眾對於本地電影討論的熱烈氣氛，還是我來香港後第一次感受。我 2010 年來到香港，在此之前，香港電影早積弱已久，我來了之後，能感受到的，只有一份香港電影經歷過黃金時代，繼而繁花散盡的落寞。這份積弱不獨是針對電影本身，很多時候也是討論的氣氛——沒有人想去談，好像那些電影根本沒有存在過一般，即便在學院內學習電影、將來要進入香港電影工業的學生也不例外。  
  
「學院派」對於本土電影，總是有着一股難言的欲拒還迎和又愛又恨，但《10年》與《樹大招風》的出現卻不期然代表了「學院派」的一次集體亮相：他們的導演和主要幕後班底皆是學院背景；而且兩部戲都是群體導演合拍完成，即是代表了一個學院群像，而並非一兩個人。  
  
電影業萎縮　紅褲仔不再　造就學院派破釜沉舟  
  
「學院派」進入香港電影工業的主體是時勢的必然，一方面香港電影工業已經不復當年的繁盛，再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和訓練成就新一批的「紅褲仔」，更遑論許多大投資電影多是北上合拍，吸納的也多是大陸當地的人員與精英。另一方面，本地市道的低迷和電影工業的斷層，也造就了學院出身的電影人必須去嘗試破釜沉舟，開拓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未來。  
  
我常覺得香港電影很特別，香港的城市屬性決定了它商業性主導的工業性質，就像過往學院出身的許鞍華一般，當她要開始拍攝電影時，前幾部也必須從類型作品入手。雖說新一代創作人多是「學院派」，但他們與工業的關係卻是難捨難分。像《樹大招風》是名導杜琪峯一手促成的項目，目標就是讓新導演們真正進入工業；而《10年》雖是獨立電影，但它近來引發一大波討論，卻是源於受到代表工業的金像獎肯定。  
  
進入工業大概並不代表着喪失了「獨立」的姿態。電影只有好壞之分，借助「工業」讓電影本身能夠獲得更大的資源、面向更多的觀眾，以讓後續的創作能夠有更多的空間與條件去施展，無可厚非。但困難之處在於「學院」與「工業」之間，似乎有些天然的矛盾。許多人能想像到的矛盾是：「學院」多是理論主導紙上談兵，而「工業」卻崇尚經驗、實踐和論資排輩，當「學院」出身的創作人一開始就要在「工業」中調兵遣將時，當然少不了被資深的工業從業人員所刁難。  
  
但我想這類矛盾其實並非重點。大導演如李安一開始去拍《理智與感情》這電影，一樣少不了被愛瑪湯遜這種資深演員質疑。與其說電影行業跟紅頂白崇尚資歷和權力，我相信其實它更崇尚的是能力，說到最後，還是需要用能力與作品說話，需要倚靠作品去搶奪話語權和扭轉偏見。  
  
學院派電影路困阻重重　何止是缺少資金  
  
但更大的困難是來自於學院出身的創作人自己：他們究竟如何完成第一部、第二部作品，去積累自己的話語權。香港電影工業鼎盛時期的創作人多是編導分家——導演側重於執行能力，編劇則專注於劇本。亦有另一種方式是集體創作。但無論編導分家還是集體創作，都必須依賴着工業本身的發展。市場的繁榮帶來的是大量的訓練，及其訓練出來日漸精進的人才。今時今日，一方面，作為「學院」出身的導演們並沒有太多在工業中的訓練經驗，意味着他們也沒有太多在訓練中犯錯的機會，唯有小心翼翼地對待自己第一次創作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沒有專業編劇會隨時配合他們的創作，這批學院出身的導演們必須編導結合，獨立地學習「劇作」，因為那是電影創作的根本。以《樹大招風》為例，三個導演雖然每人只負責執導30分鐘的片長，卻足足經歷三四年去磨礪劇本。那過程想必漫長又痛苦，卻其實是一次寶貴的訓練機會。  
  
「學院派」要面臨的困難當然不獨是創作，還有市場、體制、明星……紛繁蕪雜如此種種。在中港問題甚囂塵上的今日，政治有時候也成了電影擺脫不掉的考量——有時候不是因為創作人在考慮政治，反而常常是政治干預創作。  
  
電影之路縱然此般道阻且長，若當事人真的喜歡，也就沒什麼辛酸好說。相比過往「紅褲仔」出身的電影工作人員一開始的目標多是找份工作解決溫飽，「學院派」的另一個特性也許就是有些理想主義——多數人修讀電影的初衷，只是因對電影的一腔熱情。熱情當然得經受現實的檢驗：有些人臨陣脫逃，有些人熱情消磨殆盡；消失的也就消失了，留下來的自會留下且癡心不悔。  
  
雖為冬天的新芽　或有帶來另一影業春天的可能？  
  
香港電影的春天似乎一早已經結束了，接踵而至的，是綿長且不見盡頭的隆冬。「學院派」的時代開始了嗎？單憑《10年》和《樹大招風》兩部戲，我們還不能下定論。在冬天的冷冽寒風中，河邊的石罅裏鑽出了幾棵幼苗，要怎麼長、長成什麼模樣，沒有人能說得準。但幼苗們還在往外伸展，天地無限，縱使前路茫茫，起碼，有了一種可能。  
  
說了這麼久，其實我自己也算是「學院派」的一員，不僅如此，我還是個新移民，兼一個徹頭徹尾的香港電影迷。我當然希望香港電影能迎來另一個春天，而這個祝願，不止給香港電影。  
  
也給香港。  
  
（載於《香港01》，有刪減）